



UN LIBRARY

SEP 5 - 1982

S/PV.2364

1982年5月24日

第二千三百六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席：凌霄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卢埃先生
辛克莱先生
克雷格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依留埃卡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利钦斯坦先生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中午 12 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的局势问题

- (a) 1982年5月4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37)
- (b) 1982年5月20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099)
- (c) 1982年5月21日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100)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阿根廷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罗卡先生(阿根廷)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雅各布斯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斯特里特先生(澳大利亚)、德弗小姐(比利时)、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佩尔蒂埃先生(加拿大)、桑斯·德圣玛丽亚先生(哥伦比亚)、罗亚·库里先生(古巴)、阿尔沃诺斯先生(厄瓜多尔)、罗萨莱斯·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马耶·埃拉先生(赤道几内亚)、德尔普里·克雷斯波先生(危地马拉)、达里奥·洛沃先生(洪都拉斯)、卡迈勒先生(印度尼西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弗朗西斯先生(新西兰)、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冈萨雷斯·阿里亚斯先生(巴拉圭)、卡列·卡列先生(秘鲁)、阿萨尔·戈麦斯先生(乌拉圭)和马丁尼·乌达内塔先生(委内瑞拉)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希腊、肯尼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利比里亚代表的信件，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依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登塔斯先生(希腊)、梅纳先生(肯尼亚)、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琼斯夫人(利比里亚)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现在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成员都持有文件S/15014，其中载有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5月23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件全文。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现已证明，五月份对安理会和国际和平都是一个非常艰难棘手的时期。但是由于你忠心而明智的领导，安理会起到了负责的领导作用。我国代表团确实十分高兴地看到，在这关键性的月份，由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而乌干达与贵国保持着十分诚挚和卓有成效的关系。

我借此机会对我的好友和邻座、扎伊尔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在四月份积极而能干地处理安理会的事务表示应有的特别赞赏。

4月3日我在安理会就目前正在审议的问题发了言。那次，我谈到了不结盟运动对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所持的立场。我国对不结盟道路所承担的明确义务和不结盟运动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继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使我重申这一立场。

不结盟运动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一贯坚持双重态度。就争端的实质而言，不结盟运动一贯承认阿根廷共和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特殊事件中的正义要求，而不损害一般的自决原则。至于解决争端的方式，不结盟运动一直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而公正地解决这一争端。

正如我在4月3日所说的那样——今天我再重申一下——乌干达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员，完全赞同不结盟运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两个方面。

我国代表团在4月3日还对现已成为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我们对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这一问题所持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当时我对这一观点作了详尽的阐述。

4月3日以来，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周围地区的局势急剧地恶化了。危机已向更大的范围扩展。鉴于事态的这些发展，我要借此机会表明我国代表团的态度如下：

第一，我们重申第502(1982)号决议，该决议的各项内容仍然有效。

第二，我们不能接受使用武力和通过战争途径来解决国际争端。我们不会忘记，当初创建联合国组织正是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第三，我们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观点。我们完全理解牵涉到争端双方的有关原则和国家荣誉的一些问题。但是，乌干达作为安理会理事国，非常关注这场冲突对世界和平和安全所带来的更大危险。而且，许多无辜者在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中丧生，无谓地牺牲了生命，这出悲剧使我们大为震动。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呼吁冲突双方，即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恢复谈判。

第四，我们对秘书长为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曾坚定而充分地支持他的努力。秘书长5月21日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在谈判中止前曾取得重大的进展。令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一进展未能进一步取得圆满的成果。

第五，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授权秘书长根据第502(1982)号决议的精神继续为和平而努力。

最后，我们坚信，只有谈判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通过谈判途径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才能保全冲突双方的国家荣誉和威望。

就乌干达来说，它将不遗余力地为达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我对乌干达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先生，我首先要为你在1982年5月担任安理会主席向你表示热烈而真挚的祝贺。本月初以来，你在主持安理会辩论中显示出来的才能、经验和智慧确实反映了古老中华的聪明机敏的特性。我们深信，在国际关系史上，特别是在当前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史上的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我们正需要你这样一位有才干的人来担任安理会主席。我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的值得称颂的努力表示应有的赞赏，并对他按照安理会理事国的一致愿望，为寻求通过谈判解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而表现出的卓绝的献身精神表示应有的赞赏。

扎伊尔同冲突双方都有着很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两个在目前情况下遭到严重损害的根本原则指导着我们对这个使两国兵戎相见的问题的态度，这两个原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和平解决争端。

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十分严重的危机，它使一些集团与另一些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变得愈加明显，因而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我们还面临着那个危机所孕育的一切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有谁肯丢自己的面子呢？又有谁肯为了对方而退出呢？归根到底，有谁肯向对方作出让步，要多大代价才肯让步呢？

有人说可以在预测的基础上发动战争，然而其后战争的动力开始起作用，那就无法预测了。就国际关系而言，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事过后，情况决不会一成不变，究竟变好还是变坏却不得而知，但我希望并祈求形势会有好转。

今天，我们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心情和对联合国的主要使命重新唤起的信念来参加安理会的这次正式会议的。我们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秘书长和安理会曾多次呼吁双方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最大限度地

节制和约束使用武力，但这些呼吁未能得到有关双方应有的反应；第502(1982)号决议的执行部分旨在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而该决议至今尚未付诸实施，也未能使双方克服它们之间的所有分歧。我们之所以感到遗憾还因为由秘书长安排的谈判未能结束这场危机，甚至未能防止冲突的加剧；如今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事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急阶段，其后果谁也不能推断。我们之所以感到遗憾还因为历史常常告诉人们，正是一连串的小事会酿成大祸；在这次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事件中，要我们不回忆往事是很难的，因为正如在另一次辩论中所谈到的，我们有一个历历在目的印象，即所有这一切以前都曾见过，我们断定历史是会重演的。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的朋友和同事安东尼·帕森斯爵士在前天所作的保证，而且我们也确实为此感到几分宽慰。他那天说：

“要说英国会在它同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争端中使用核武器，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S/PV.2362,第107页〕

我们期望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能做到言行一致。

但在这场战争中——我不知道冲突双方是否象大卫和歌利亚那样——每个人都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中一方完全生活在核时代，而另一方却还在试图获得并掌握足以在常规战争时代生活的手段——而这种情况出现在核时代。

这一切使我们想起一个巨人，他那巨大的手不能穿过一堵厚墙的窟窿，从蜷缩在墙后的对手手里攫取他自以为属于他的东西，除非把那堵墙毁了。他先是试图把手指伸进窟窿去抓住那个对手，拿回属于他的东西。但倘若这一招不能奏效，他便丧气地把手强行伸进窟窿，于是墙壁倒塌，就可能造成价值大大超过他所拿回的东西的损失。

要我们不回忆往事是很难的，我们不会忘记一些有着光荣历史的城市在遭到灭绝人性的轰炸后，连同它们的居民和文化宝藏一起化为灰烬。

我们之所以感到遗憾还因为有人这样写道：历史

提供的许多事例都表明，国际社会未能有效地防止武力的使用和对和平的破坏，而这两者往往会导致比引起危机的行动远为严重的危机。

当将来人类的后代为这些行动辩护的时候，不管历史会记载些什么，死者已不能复活，被毁坏的东西也不能修复。

在安理会的另一次辩论中，我有机会提醒大家，为了人类的事业，特别是为了和平，具有最小两可性的并非完美的法庭外解决，在某种情况下要比正式的开庭审判更好一些。很清楚，我们必须结束世界上的暴力循环，不管它是为了进攻还是为了防守；必须把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和平解决与对话的方法和原则运用到那些引起暴力行为的争端中去。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进攻会引起自卫行动。然而，任何形式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对尊严的侵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个人和民族所珍视的价值的损害，都会增加一些人的灰心丧气的情绪，从而产生暴力反应。

在1982年4月1日以前，人们作了极大努力谋求和平解决，在目前的特定情况下，没有人有兴趣——直接的或间接的兴趣——来维持当时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形势，使之不发生变化。

对抗的精神必须为对话的精神所取代。刚才我说过我们对联合国的主要使命恢复了信念。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对安理会都抱有极大的信任，相信它有能力找到解决象当前这样的危机的办法；同时安理会各理事国都明白，如果联合国不能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适当办法，那么，事态就可能会有悲剧性的发展，这一点正证明了召开这一系列会议的必要性。

同我们在座的其他人有关的现实问题是，要了解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之战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尊严问题？是面子问题，还是利益问题？当今世界上一些危急局势的根源往往可追溯到时间的推移，无疑也可追溯到几世纪前的征服；而目前这些危机只有求助于成文的国际法才能得到解决，即使在这动荡的世界上，这样的成文法还没有能够在几年内用世界上许多民族尚未写成文字的经验才

华使它本身得到丰富。但那个国际法现在仍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个最可靠的保证，也是维护那些不能单独防御自己的中小国家的特性的一个可靠的保证。由上个世纪的征服造成的局势不一定是公正的，正因为这样，国际社会已通过联合国制定了一些法规和程序，以解决那些由这种局势带来的问题。当初制定国际法就是为了支配和解决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了使冲突的局面更加明朗化。

因此，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国际法中一些极为崇高的原则在起草时本来就可能是为了巩固由危机造成的某种局势，这样做不管是对是错，都不是为了抚慰那些自觉深受其害的人们。国际法对每个人都造成了无休止的如何解释的问题，而在这人人都渴求和平，渴求国家内部和大陆内部的和平，渴求国家之间和全世界的和平，渴求进步、安全和人类生存的时候，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造成国家间冲突的根源。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在缺乏一个权威、缺乏一支负责维护国际法约束力的国际力量的情况下，国际法确实未必完善，它反映世界的权力之争。

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由这种局势造成的对国际法的各种不同解释本身就成了冲突的根源。但是我要重复一遍，国际法是有利于那些不能单独防御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是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因此，在对这一曾是旧秩序基础的法律重新进行斟酌，使之适应新的要求的过程中，公平正义的原则必定使我们能够依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走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我们感到，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联合国的一切规范性工作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们的重要性。尽管当前对国际法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并不是为了巩固那些不符合非殖民化前景的局面，而是为了纠正那些局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常识、现实主义和公正的态度必然会对法律起辅佐作用。

扎伊尔的朋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世界范围内采取非殖民化行动一直是十分审慎的，这些行动将载入人类史册。因此，作出如下的设想是合乎

情理的：联合王国当前的问题与其说是不得不在世界的另一端搞非殖民化，倒不如说它意识到一个年轻的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诉诸武力——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禁止这样做——在军事上迫使它着手解决一个按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已经谈判了多年的问题；联合国本身也已经满意地注意到那些谈判，并给予了鼓励。

这是不是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呢？有些人或许会这样认为，甚至对此能够理解。年轻的第三世界国家阿根廷是扎伊尔的一个朋友，它的实力正在发展，它希望并决心同自己国家的历史重新系上纽带，并收回一百五十多年前丧失的土地。它的心情就象失散的孩子重新回到父母家里的那种心情。但这究竟是法律问题，还是主权问题？是尊严问题，还是自尊心问题？无疑这一切都对，有些人或许认为是这么回事，甚至对此能够理解。

在如此繁多的分歧中，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是保全冲突双方的自尊心和国家尊严，同时为和平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创造条件；二是不通过毫无约束地诉诸武力使世界进入暴力的周期。我们知道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却不知道它将如何结束。

正是由于上述缘故，安理会才于1982年4月3日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而且双方都正确地公开宣布接受决议的条款。该决议没有对问题的实质过早地作出判断。

我在1982年4月3日的发言中清楚地阐明：第一，阿根廷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入侵和军事占领——有人称之为历史性的错误——不可能创造有利于谈判解决的条件，而且是同国际关系中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第二，安理会通过一项其条款将对冲突的实质过早作出判断的决议，对谋求谈判解决也是不利的。

扎伊尔代表团注意到阿根廷所作的关于它将参加谈判的正式保证，也注意到阿根廷所作的关于愿意非常虚心诚恳地考虑该群岛居民的权利和利益、考虑英国在该地区的权利和利益的承诺。我们作为不结盟国家，曾经支持并将继续支持阿根廷对于主权的合法要求，这种要求属于非殖民化问题的范畴。但我们同时

又认为，试图借助武力来解决一个正在谈判中的问题，这将开创一个有损国家关系的危险先例。

因此，我们在支持第 502 (1982)号决议的同时，还感到有必要强调，就我们而言，该决议的通过决不会对问题的实质作出过早的判断；要求阿根廷立即从该群岛撤军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阿根廷对该群岛的要求受到了影响或为安理会所拒绝；而要求它撤军只是由于希望创造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把友好的有关双方引导到谈判桌上来。

因此，现在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制止战争，另一方面要为大家的利益创造有利条件和采取有效措施来确保第 502 (1982)号决议的实施。

联合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许多办法；倘若有关双方对谈判成功表现出诚意和真诚的政治愿望，倘若他们对这一事件还保持着一种均衡感，那么，他们显然都将从中受益。

这一事件中很重要的一点可见诸宪章第二十五条，该条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

也可见诸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其中写道：

“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于履行此项责任下之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

秘书长——我们要再一次对他清醒的头脑、卓越的才干和公正的立场表示赞赏——在他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回顾了在他看来双方基本一致的六点意见以及看来仍然存在的四点根本分歧。

安理会目前应该正式授权秘书长在第 502 (1982)号决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谋求在仍有分歧的问题上取得一致；安理会还应该呼吁有关双方同秘书长携手合作，为有关双方的真正利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表现出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政治愿望。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友好地呼吁双方结束战争和敌对行动，回到谈判桌上来继续进行在秘书长主持下已经开始的谈判。

主席：我对扎伊尔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肯尼亚代表。我邀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梅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就安理会目前面临的严重事件在此发言。不过在发言之前，我想对你于本月初担任安理会主席以来处理事务的作风表示赞赏。你对安理会主席的艰巨工作倾注了你显豁的才智和对职责的献身精神，我们相信这一切将对解决福克兰群岛极其危险、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我还想对你的前任、友好的扎伊尔共和国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赞赏，他在四月份同样能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他在担任主席期间曾以高度的尊严和智慧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只要有关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恰当而明智地行事，安理会所采取的步骤是足以在目前这个问题一出现便立即把它控制住。

请允许我也提一提我们对秘书长的钦佩，两星期来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以防止危机的发生。他在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先生所作的努力失败以后毅然接受挑战，表现了值得称颂的勇气和决心。我们知道秘书长为了作出那些努力，取消了筹划已久的在非洲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约定的事项。我们期望时局恢复正常，期望那些别的重要诺言得到兑现。国际社会感激他在过去两周内所力求做到的一切。

发生在福克兰群岛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破坏已经造成了一种需要安理会采取紧急措施的紧急状态。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但阿根廷 4 月 2 日的侵略所引起的对国际和平的破坏却是个新问题。没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的历史作详细的叙述，因为这在联合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历史要求，联合国大会辩论的记录充分显示了那些要求的内容，人们能够对其长短优劣作出有见识的判断。关于当前由阿根廷武装侵略造成的危机，4 月 3 日和目前的辩论都已经

提供了有利于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必要的事实和意见。

一些在这里发了言的人，特别是那些感到不管对或不对都必须支持阿根廷的人力图把这两个问题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来看待。持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是那些恪守联合国宪章、既是阿根廷的朋友又是联合王国的朋友的联合国会员国，如我的国家肯尼亚所不能支持的。

为消除疑义，请允许我再一次声明，我国同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对联合国的义务和我们的不结盟政策要求我们为压倒一切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大声疾呼，即使我们所讲的话不能使我们的一些朋友满意。

对于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人在福克兰群岛开拓殖民地的的问题已经谈了很多，其中大多数是正确的，不容争辩的。然而不幸的是，那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整个南美和北美。在谈论当前的危机或阿根廷的历史要求时，任何说法都没有把福克兰群岛同整个美洲从北到南的其他地区的暴力和占领的历史割裂开来。向这两块大陆移民是殖民历史造成的后果。我们说这是我们不幸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未必表示我们热爱殖民主义。而其他人士，包括那些喜欢重写历史的人们，却声称这是他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

任何阿根廷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不能声称他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是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的。我们倒是在殖民主义下出生和长大的，我们曾为消灭殖民主义而斗争。我们本国的人民和我们大陆的一部分至今仍处在最卑鄙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从这个角度看，阿根廷目前从事的只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对联合王国提出纯粹的领土要求，而完全不顾目前在福克兰群岛生活的人们。我没有资格说那些要求究竟是否正当，但如果我们承认那些要求是正当的，也不应以牺牲目前在福克兰群岛生活的人们为代价去满足那些要求。那些人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不管阿根廷以历史和过去的帝国主义为基础向英国人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它不把福克兰群岛的人民当作不动产中的动产来对待，那些要求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我们以前在类似的场合也说过同

样的话，但如果把我们的记录中所有同阿根廷的要求相似的事例都列举出来，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假如我们把对某些民族的非殖民化原则曲解为象是要重新分配领土，那么，联合国真是处于困境了。只要任意拿一张地图来看一看便可悟出其中道理。我们甚至不必追溯到149年以前——就象福克兰群岛的情形那样——便可认识到，任何重新绘制世界版图的企图都将把这个星球引向无尽的战争和毁灭。联合国宪章之所以这样制定，大体也是这个缘故。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基本任务。这一原则已被我们的阿根廷朋友撇在一边。他们没有为阿根廷在这一基本原则上的突然改变提出任何理由，而多年来阿根廷在联合国一直是提倡实行这一基本原则的。

阿根廷曾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持反对立场，我要引用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1981年9月25日至28日在纽约召开了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阿根廷代表对会后发表的公报持保留意见，他的保留意见中有这样一段话：

“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就有关支持把武装斗争作为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手段的一些词句保留它自己的见解。我们认为诉诸武力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诉诸武力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

我们有权问一问，在1981年9月至1982年4月这短短的六个月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足以使阿根廷从一个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变成一个对邻国发动赤裸裸侵略的凶暴的联合国会员国？不结盟国家支持阿根廷通过同联合王国政府谈判来解决它的要求，阿根廷不能自称可以把这种支持理解为对侵略的支持。同是这些不结盟国家也支持解决在拉丁美洲的一些类似的要求，但那种支持不能当成对军事解决现有争端的支持。

这些情况对于制止联合国的两个会员国之间的战争这一紧急问题或许显得不着边际，而我在这里谈到这些情况却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次辩论开始以来的许多发言中可以看出一场精心策划的歪曲事实

的运动。联合王国于4月1日就向安理会报告了阿根廷可能发动侵略的问题，当时安理会主席就以安理会的名义向阿根廷和联合王国发出了避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呼吁。据报道，美利坚合众国的里根总统也向阿根廷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这些呼吁未被听取，次日便发生了对福克兰群岛的侵略。4月3日安理会通过了第502(1982)号决议，呼吁阿根廷把它的侵略军撤出福克兰群岛。按一些歪曲的推理，侵略是在英国军队开到福克兰群岛后才开始的。在殖民主义和福克兰群岛的非殖民化问题上也玩弄了不少与第1514(XV)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的花招；该项决议是为了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而不是象有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为了解决领土要求。但是我们已经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本身就是殖民主义产物的阿根廷不能自称有权把它自己的那种殖民主义强加给福克兰群岛的人民。

也有人作了努力，要把生活在我们这个半球上的人们按血统分开。上帝知道，他们的血统分布在各大洲和各个国家。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哲学，联合国必须予以抵制。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丝毫不带有曾被带到辩论中的感情主义色彩，其焦点在于联合国究竟会不会宽恕它的一个会员国的侵略行径。阿根廷发动了侵略，并无视安理会发出的关于从福克兰群岛撤军以及同联合王国政府恢复谈判以实现其要求的呼吁。它的那些要求究竟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这点可由国际法院去裁决。国家是可以被买卖的，人民却不能。

目前的事态正在受到许多大小国家的密切注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本身都在经受考验。人们呼吁根据宪章的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以制止这场危机，防止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侵略会得到好处。

主席：我对肯尼亚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本人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首先要对安理会允许它参加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辩论表示感谢。同时，我们还

要借此机会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使双方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表示赞赏。

联合王国对拉丁美洲的不结盟国家阿根廷所发动的空前规模的血腥的殖民侵略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力图复活殖民主义已到了何等程度；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因为这个国际社会于1960年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第1514(XV)号决议，决议明确宣布，永远消灭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的殖民主义是绝对必要的。今天，人们毫不惊奇地注意到，正是那些当初强烈反对通过这一著名决议的人犯下了这场侵略罪行，并串通一气干下了反对阿根廷的罪恶勾当。

美洲大陆外的一个殖民国家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阻挠阿根廷在其国家主权范围内合法地收复它的被外国占领了几个世纪的一部分领土，这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战争是完全无视包括不结盟运动在内的主要国际组织的广泛舆论的表现。因此，很清楚，联合王国已经选择了武力作为对该群岛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的手段。更不幸的是，这一对暴力的选择采取了由英国舰队对阿根廷进行血腥袭击的形式。那些袭击的规模之大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多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义愤。

联合王国之所以能够对远离其海岸近14,000公里的阿根廷发动大规模侵略，是因为它受益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正式和积极的支持。美国政府一贯喋喋不休地声称它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挚友，但是它却一刻也不犹豫地向英国提供武器，屠杀拉丁美洲人，或是背弃其地区性协议，同它的首要盟友英国结成一伙，反对阿根廷。正因为美国政府推行双重标准的政策，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的调停使命才遭到了注定的失败。

如果议程项目中列有直布罗陀问题，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会持什么态度也不会有任何疑问。它一定会为了头等盟友的利益而牺牲二等盟友。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美国将用这种方法，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实施其对外政策。我们对帝国主义者在其切身利益遭到威胁时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不会感到奇怪。

老挝人民象一切通过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而获得国家独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深知战争的代价，也深知和平的代价。正因为如此，英国执意推行的战争升级政策使我国政府深切地关注它对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可能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后果。因此，我国政府发出了一项呼吁，它载于外交部长1982年5月12日的声明中。该声明写道：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在美国联合众国支持下的这一威胁和平的侵略行为，并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停止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冒险，尊重阿根廷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本着上述精神，我国代表团相信，联合国秘书长为下令立即停火而继续进行斡旋将有利于冲突双方和该地区的和平。

主席：下一个发言者是利比里亚代表。我邀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琼斯夫人(利比里亚)：利比里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小国，它认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确实是令人遗憾的。因此，利比里亚代表团很高兴地看到，在安理会讨论关于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严重而棘手的局势的这次会议期间，由你主席先生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还要向你的前任、扎伊尔代表为解决这场危机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赏。全世界也应该向不遗余力地制止这场危机并继续这样做的秘书长表示深切的感谢。

主席先生，当我们这个世界处于困境的时候，就象当前的世界局势那样，能找到一个世界文明的祖先来担任船长乃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带领我们安全地进入港口。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确实要求你和安理会都具有大贤所罗门的智慧和判断力，因为危机的双方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它们似乎都是言之有理，振振有词，甚至连那个沉默的会员国也是如此。

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这是由于我们看到，在这种看来是没有胜负的局面里深深地纠缠着国家

荣誉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双方的国家荣誉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处理这一问题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它必须处理得令人满意。一个国家不管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是富是穷，它的荣誉是必须受到保护的，不管是使用导弹还是使用弓箭。

因此，当我国政府获悉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正在逐步升级，它便在1982年5月5日分别给阿根廷和联合王国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表示了它对事态发展的深切关注，并希望在法治的范围内处理这一危机。这场冲突继续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感到不安，因为我们目睹两个友好的基督教的联合国会员国把它们的基督教准则和教义丢在一边，而凭借使用武力来解决一个本来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解决的问题。

由于现代技术以及通讯和交通的发展，世界已经收缩成一个很小的居民区，因而排除了地域和时间上的障碍。这一成就使我们大家不但是自己兄弟的看护人，而且还是邻居，四邻之间只要有小小的喧闹和争吵就会立即引起忧虑和惊恐，以致我们必须赶去看看能否平息邻居的争吵。

不过我国代表团倒是抱乐观态度的，我们相信，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危机的各方终将从该岛得益。为了迅速恢复和平，恢复法治，必须仔细斟酌制定一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时间表。我们用这一方案呼吁阿根廷和联合国这两个友好国家利用全世界的集体智慧，这种集体智慧目前在安理会可供它们两国运用，以谋求在当前的危机中获得正义与和平。

我国代表团进一步要求，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为了实施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会员国不应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原则相一致的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必须重新授权秘书长，使他能继续对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进行无条件的和平谈判。两国都受到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家庭成员身分的约束，有不使用武力的义务。美国似乎正在受到谴责，因为它同阿根廷和联合国搞了“一夫多妻”。因此，美国应该继续为和平作出努力，以微妙的方式平衡它的爱情，以便决定究竟谁是原配，谁是情妇。可以肯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安理会的非洲理事国能够给美国一些有益

而善意的劝告，因为非洲在这方面经验不少，并能以最少的冲突很好地加以处理。

随着危机一天天升级，随着人命和物质财富一天天损失，世界也就变得越来越穷，贫穷国家看到许多可以用于它们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在几小时内就被摧毁。这么多未来的医生、工程师和律师，这么多医院、电话机、学校及数千英里的公路网遭到了毁灭。

我们还注意到世界上的岛屿正处于危险之中，当前这种趋势预示着这种危险在最近几年将在全球范围内升级。我们进一步注意到，二十世纪将很快逝去，但穴居人的鬼魂却还在我们身边游荡。象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那样的危机能够证明二十世纪的人们究竟能不能表现得象具有六千多年文明传统并服从法治的人类那样。

最后，我们对昨天不适当地提及雌性腺表示遗憾；但是，正是那些雌性腺在将近五百年前在两片美洲大陆上产生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新世界，今天这个新世界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和正义的永久的追求，对此我们毫不感到遗憾。

主席：我对利比亚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本人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希腊代表。我邀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登塔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同意我的要求并邀请我参加这场辩论。在发言的开头，我要表示，我国政府对由一个具有你这样的才能和智慧的人来主持安理会的审议感到满意。我热切地希望安理会在你的指导下能获得一个成功的解决办法，它将恢复和平，并使双方得以为解决有关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争端的实质性问题开始谈判。

尽管我国远离这场危机的中心，但我国代表团感到不能不在这场辩论中发言，因为这场冲突使不少人丧失生命，还因为近几个星期来有关这场争端的事态发展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条款密切相关的，而我国对于尊重宪章是极为敏感的。

毋庸赘言，我这里指的是不使用武力的原则，这

一原则在南大西洋地区的悲惨事件中被公然地违背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许多代表团已在安理会发表的观点，我国政府完全同意那些观点，即所有军队必须尽快撤走，联合国必须建立一个临时行政管理机构，以便促进举行有意义的谈判。我们认为，没有最后撤军，要双方进行有意义的、公平的和无拘束的谈判似乎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在军事力量存在的压力下，任何人都不能自由和公平地就国际争端进行谈判。军事侵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受到宽恕。

关于这一点，应该强调一下，我国政府对问题的实质不抱任何看法。在这方面，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一些著名的决议，这些决议可以作为谋求一项最终解决办法的准则。至于方式问题，除了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和秘书长在1982年5月21日向安理会提出的那个客观、明晰和充满智慧的出色报告所阐述的意见之外，我们想不出更好的指导性东西了。

我们诚挚地希望安理会能够帮助双方解决它们的分歧。和平事业迫切要求安理会的努力获得成功。世界需要一个威望日高的安理会。安理会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对一切侵略和违反宪章基本原则的行为给予毫不含糊的谴责的做法，才能增强它的威望。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十分坦率地表示我国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作的不倦而贤明的努力的最崇高的敬意。他的许多杰出的品质被运用于这一最高国际公职中，这些品质是为确保尊重宪章和从事和平事业而作出最大努力的保证。我们希望安理会重新授权秘书长，以帮助他完成极其棘手的使命。

主席：我对希腊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本人所讲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现在我要以中国代表的身分发言。

秘书长为调停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端所在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目前英国军队已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登陆。武装冲突正在迅速升级，而且有继续扩大的危险。中国代表团对事态的这种剧变深感遗憾，这种剧变不但使南大西洋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且正在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两周来，秘书长肩负着这一艰巨的斡旋使命，以谋求在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和平解决这一争端。中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所作的巨大努力。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双方的立场存在分歧，特别是由于在军事力量上占优势的一方采取了顽固的立场，谈判不能继续进行。

我们再一次呼吁联合王国和阿根廷立即停止它们的军事行动，恢复谈判，以谋求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所有权的争执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长期的谈判。

联合国已经就该群岛的非殖民化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或外长会议也曾多次通过决议，明确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呼吁双方加速谈判的进程。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阿根廷人民要维护他们主权的民族愿望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尊重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和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协商会议最

近作出的决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

联合王国和阿根廷之间军事冲突的任何升级都不仅严重威胁南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违背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相信，只要双方具有良好的愿望和作出必要的互相让步，他们是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争端的。

目前最迫切的第一件事是停止敌对行动，以便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我们希望秘书长继续运用他的影响，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至于安理会，它应该继续给秘书长的这一努力以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现在我继续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这次会议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这一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明天——即5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在休会之前，我要提醒各理事国，安理会将于今天下午3时30分继续审议议程项目“塞舌尔的控诉”。

下午1时15分散会。